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四

家記

論論語上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知學之道者以時習而
說不知學之道者以時習為勞苦勞苦則安能時
習時習必不勞苦今學者欲造無時不習之妙斷
不可有毫釐勞苦之狀當知夫學問之道無他求
其放心而已矣但夫放逸則勞他求他求則成放
他求則成勞是心有安有說無勞無苦是心初無
奇初無心則吾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口語心思之

心此心非物無形無限量無終始無古今無時不
然故曰無時不習時習之習非智非力用智智有
時而竭用力力有時而息不竭不息至樂之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愛人之心也此廣大之
心也此不自私之心也有朋自遠方何為乎來也
以好善之心來也則吾樂與共之樂吾之善蓋有
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此樂天樂也非人樂也楊
朱拔一毛利天下不為固無是樂也此則異端之
道非天地大公之道也莊子謂楊朱得道於老聃
則亦非碌碌者矣蓋知有已而已不知他也見天

地間未始有一物而不見天地間未始無萬物也
知一而不知十百千萬也知靜而不知動也溺心
於小而不知大也然而此非碌碌者所能知故天
下靡然從之而無君之說遍天下非孟子不能闢
非知夫子朋來而樂之意無以知孟子所以闢楊
墨之意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不知而不愠雖賢者
容或有之此愠不必暴見於外苟動於念慮間即
謂之愠已子思曰遁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
之易曰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謂之潛龍之德

非德之純而無毫釐外馳者至是乎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必有其說吁使所習之有說則必不能時習矣時習者言乎時時而習無時而不習也使所習有說則必有意意作必有時而息至於息則非時習也惟其無意也故能時時而習時習之習乃不習之習易曰不習無不利今學者患乎習之不能時者正以其以思慮而習以智力而習故不能時也使果有說果有可言之事則孔子已明言之

矣孔子無所言正以明時習之習非學者作輟之習也正以明學者本有之心即道而無俟乎復為也作輟之學安得有悅非智非力無作無輟之學故有無窮之悅樂也或者又曰孔子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若斯之類是乃所習之說吁是又實未識所謂孝弟謹信汎愛親仁學文者也方子之事親時愛敬之心自生不知所以然此則孝也使作意曰吾將以學為孝也則亦偽而已矣非真心之孝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

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使胸中有意有說則失其所以為真孝真弟矣不直則偽偽則終於失孔子誨學者使出入之間無非孝弟則真而不偽不思不勉而自愛自敬矣謹則無放逸無思慮信則允塞亦安得有思慮惟如此者乃能汎愛其不能汎愛者必其思慮紛擾私意橫生則不虛明不廣大也孝弟謹信汎愛無非道心之所發見自然喜於親仁自然與仁者同心自然謙虛不敢自足其有不親於仁必有私意必有阻隔但順此孝弟謹信

汎愛親仁之心而行謂之由道而行行之既熟為有餘力乃可學文文非道外之物文學之事皆此道之精華日用之妙何往而非一貫但聖人設教之序當自孝弟始當自幼而達之通則悟其本一一則無時而非習矣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後學靡然從之偏枯孤止無愛利之大用非道也夫朋至而吾樂善之心油然而生乃道心之變化非思慮之所及是為聖人之大道舉天下萬古之人皆有此而人自不知之自不信之自偏溺之不溺於動則溺於止朋來而樂不溺於靜止之寔矣然

又慮其復溺於動樂於人之知已不知則愠則亦非君子之道君子朋至而樂自生者非動也朋不至人不知而不愠非勉強抑止也清明之性自爾寂然夫是之謂學夫是之謂天下何思何慮夫是之謂不習之習論語謂之時習中庸謂之時中無時而不中也無時而不中即無時而不習有意則必有倚著不可謂之中故曰時中即時習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必有其說吁使所習之有說則必不能時習矣

時習者言平時時而習無時而不習使所習有說則必有意意作必有時而息至於息也非時習也非時時而習也惟其無意也故能時時而習時時而習乃不習之習易曰不習無不利今學者患乎習之不能時時者正以其思慮而習以智力而習故不能時也使果有說果有可言之事則孔子已明言之矣孔子無所言正以明時習之習非學者作輟之習也正以明學者本有之心即道而無俟乎復為也作輟之學安得有悅非智非力無作無輟之學故有無窮之悅樂也或者又曰孔子又言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若斯之類是乃所習之說吁此孔子言弟子之事言豈一端而足然事似異而實非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此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心無形體故變化無方孝之心何狀弟之心又何狀謹之心又何狀信者不詐欺而已不詐欺之心又何狀況愛之心又何狀況親仁之心又何狀況學文雖不可勝紀其學文之心精神變化又何狀孔子謂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謂禮斷然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

為四時然則百姓日用之妙果有不可得而思不可得而言者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後學靡然從之偏枯孤止故自古學者率求於無思無為之說而不悟無思無為之實乃人心之精神妙用易曰變化云為日月之光無所不照而無思也無為也溺於沉寂而不達日用之妙故子曰知者動知道之謂智夫朋至而吾樂善之心油然而生乃道心之變化非思慮之所及是謂聖人之大道舉天下萬古人皆有此大道之常而人自不知之自不信之自偏溺之不溺於動則溺於止朋來而樂不

溺於靜止之弊矣然而又慮復溺於動樂於人之
知已不知則愠則亦非君子之道君子朋至而樂
自生者非動也朋不至人不知而不愠非勉強抑
止清明之性自然寂然夫是之謂學夫是之謂天
下何思何慮夫是之謂不習之習論語謂之時習
中庸謂之時中時中無時而不中也有意則必有
倚着不可謂中有說則必有倚着不可謂中無時
而不習即無時而不中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雍也仁
而不佞大抵精神外浮此心放逸則安得仁仁入
心也動則失之而况於外浮乎放逸乎由心而發
為事親為從兄為衆善為百行如四時之錯行如
日月之代明隨物而動為昏迷為機巧為詐妄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蓋曾子有此三過故日以自
省此三語者乃問心之辭人若不自省恐其不覺
又陷乎此也嘗讀檀弓見曾子出祖之遽以告從
者裼裘之譏遽以示人而實未嘗學習觀此則知
曾子有傳而不習之過特無所考見君子不以過
為諱而以不能改過為耻人心即道自靈自明過
失蔽之始昏始亂觀過則知仁矣無過則此心清

明廣大如故矣雲氣散釋而太空澄碧矣

汲古問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亦是聖人治天下之道而孔子止言千乘之國者其義何也先生曰千乘謂侯國其時王室微諸侯寢疆盛而多故此言其多者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諸侯難遽責以聖度其能行者言之事不敬必失必害不信無以出令民無信不立而况於君乎敬生信治國之道敬信為大其次節用節用則可以推有餘以補助斯民不節用則厚歛於民矣民為邦本厚歛於民是自伐其邦本民離

國亡君隨以亡愛民然後能使民以時國君愛民乃所以自愛其國自愛其身見誨語

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

如已者過則勿憚改又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

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子思亦曰齋明盛服非禮勿

動所以脩身也蓋嚴重則此心不放逸自然有德

威所學亦固此要當知主於忠信忠信即吾之心

吾心日用平常無詐偽是為忠信是即吾之主本

非吾心之外復有忠信也人皆有此忠信之心而

不自知其為吾之主本故孔子明以告之使勿外

求學者既自省主本又當親賢以求助不可友不
如已者若不如已者來親於我固不可拒若不來
求而我自友之好之與勝已者疏與不如已者親
畏人之壓已樂人之奉已此學者大患又有雖親
能勝已之友謙虛樂善而止於此憚於改過此尤
切身大害學道無他改過而已高明之士徃徃不
無過而改過之士誠為難得此心虛明一無所有
安得有過因起意故生過見訓語誨語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記者曰子溫而厲威而不
猛恭而安此非夫子學溫又學良學恭又學儉也

亦非學溫而厲又學威而不猛又學恭而安也初
學者則然至於適道則不然矣而况於聖人乎人
心自神人心自靈人心自備衆德不學而能不慮
而知自溫自良自恭自儉自溫而厲自威而不猛
自恭而安人不自知因物有遷故昏故失自適道
而上則自知自信孟懿子問孝夫子對以無違孟
武伯問孝夫子對以父母唯其疾之憂子游問孝
夫子對以敬子夏問孝夫子對以色難所問則一
所答則異夫子之意安在哉蓋曰孝者人之良心
也人人之所自有也人之所自有而有不足焉者

有以蔽之也孟懿子蔽處在違禮孟武伯蔽處在
父母不以疾而憂子游蔽處在不敬子夏蔽處在
色各去其蔽則數子之心固自全也數子之孝固
未始不足也聖人不能予人以其所無能去人之
蔽而已

子曰為政以德為政之道無出於德吾夫子以一語
盡之甚明白甚簡易更無餘論而自兩漢以來至
于五代無一人信得及者豈夫子欺罔天下後世
哉蓋後世不識所謂德者習聞其號未燭厥理故
輒疑德之外更有事在如法令如禮樂如任遷如

賞罰如兵財科條紛紛未易一二數嗚呼有是
哉有是言也是豈德之散殊哉謂德之外自有無
窮之事不惟不知德亦不知事政事不出於德非
德政也政非德政苟非安即危亂矣法令不出於
德則將以遏民之不善反以長民之不善民有良
心不可賊也不可擾也衰世之法唯便利之從增
之削之唯已意所欲非有臯陶之胸中何足定天
下之刑一失其中則賊民之良性多矣禮樂不出
於德則禮文不足以導民心之正而反以起民心
之偽樂音不足以導民心之和而反以感民心之

淫任選不出於德則我既無德亦不知何者為德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後世法度壞禮樂崩風俗浮蕩雖有賢才亦難於不隨其間無文王而自興者幾人故賢才多不成就不缺則瑕然賢者雖有瑕缺大槩誠慤不肯習詐故過失亦不隱小人終日為不善見人則掩然去其不善而著其善又善於佞媚使人君無德其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也則宜賞罰不出於德則賞以行一人之私喜罰以行一人之私怒兵財不出於德則將不肖而兵惰兵雖多而蠹財兵多財匱雖周公不能為也

善為財者如劉晏王者之佐乎晏之術三代之法乎苟道耳人君無德而欲為政無一可者然漢唐治績亦有可稱者亦其君不至於全無德也是德之在人心人皆有之非惟君天下者獨有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得其所以同然者謂之德同然者天下同此一心同此一機治道之機絨總於人君之一心得其大總則萬目必隨一正君而國定矣選任自明教化自行庶政自舉如水之有源也何患其無流如木之有本也何慮其無枝葉凡後世君臣之所憂不足憂也不知後世何為不

及此而為是紛紛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大哉德乎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百物以此生君以此尊臣以此卑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家以此齊國以此治故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何以能至此也天下同此一德故也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人皆有此德性患上之人無以感之則民之應也如響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以德施教其妙如神

故曰神道禹謨謂后克艱臣克艱而政即又民即敏德亦神速矣孔子又曰正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曰德曰孝弟曰神明曰克艱曰正其名不同其實一也秦漢以來不復知有此矣權謀縱橫唯利是務張良發八難謂漢高必不能行仁義恭敬謂漢不當比隆成周君臣相與規圖乃如此故高帝斷棄詩書慢罵陸賈及賈說曰使秦行仁義法先聖漢安得而有之於是心動始聽賈言賴有此耳故漢家規模本以霸王道雜之使賈果能開明正

德帝明達易曉導而入王道不難也賈亦雜義利為言耳故僅足小補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孔子之學異乎他人之學他人之學冥行而妄學孔子之學明行而實學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孔子於此深省天下何思何慮實無可思慮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中之物無俟乎復思無俟乎復慮至於發憤忘食雖憤而非起意也好謀而成雖謀而非動心

也終日變化云為而至靜也終身應酬交錯而如一日也是謂適道之學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孔子如是者久之至於三十而後有立所謂立非於學之外後有立也學久而固如木之生久則堅立非有二木也成就之叙也困苦患難之足以動其心非立也富貴聲名之足以動其心非立也白刃鼎鑊之足以動其心非立也此非勉強而為立也立非強力之所能致也以強力而立立於暫不至於久不以強力而立者吾心之所自有也吾心未始不剛健也戕而賊之

始弱始不立立非孔子之所獨能而他人無之也
人皆有之而未明也未學也是以未立也明乎已
故立通乎物故不惑物已一貫而進德有序知已
而不知物者有矣天下古今物情事理利害本末
虛實衆寡曲折萬狀不可勝窮自古明智之士至
此一無惑者有幾孔子既明乎已又明乎物物已
一貫利害一貫本末一貫虛實一貫衆寡一貫夫
是以惑無從而生也一則虛實則明明則無所不
照故凡物之情理昭然自明凡事之利害曉然自
辨雖詢謀不廢而明德內徹學道而至於不惑可

謂光明洞徹內外矣而舊習之氣或未能盡泯感
物而動日用百為猶有謂吾之所為不知其為天
也非不知也習氣間興而偶昏則雖謂之不知天
命可也孔子至五十則舊習之氣消盡無有或昏
者矣必至是而後可以言知天命嗚呼至矣日用
百為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水鑑之永
無塵矣天而不人矣物之拂違乎我者不知其幾
也順適乎我者不知其幾也進德之純至於六十
則凡物之順乎我不復微動其意凡物之逆乎我
阻乎我亦不微動其意順逆一物物我一體明之

非難常明為難常純純然而無間則耳順矣目之所見猶寡耳之所接為多莫夜無月與燭目力所不及而耳接其聲又自近而遠四方萬里目所不及而言辭之所傳事物情狀不勝其多舉不足以動其意又自此而上極于遠古簡冊之所載言辭之所及亦屬乎聞無不融然而一怡然而順純然而和是謂耳順耳順則無不順矣無不純一矣而亦非一無所辨如鑑焉妍醜萬狀纖微畢見而鑑無動也自志學而已默造斯妙矣至是而純乎純也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聞道他王使者寡過之言而嘆羨之寡過之難如此微動乎意即謂之過微有不一即謂之過故六十而始耳順至七十雖從心之所欲未嘗踰矩焉純乎純不足以言之矣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非謂未七十而猶踰矩因言從心而及乎此釋學者之疑也然聖人至此初無以異於志學之道道無先後精粗之間而進德則有先後精粗之序如謂道果有先後精粗之不同則何以謂一以貫之汲古問人既知覺則無不通達何孔子謂五十而知天命先生曰此聖人之學也自十五而志於學三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學力進進有次第志學之初
雖已知天性之本然而習氣間起未純乎天日用
應酬人為未盡釋至五十始知皆天命無俟乎人
為六十而耳順無所不順有順無逆純乎天矣汲
古又問耳目同體何以言耳順而不及目先生曰
目之所見者寡耳之所接者多莫夜無月與燭目
力所不及而耳接其聲又自近而遠四方萬里事
物情狀目力所不及而耳皆聞之又自此而上極
于遠古方策之所傳言辭之所及亦屬乎聞見誨語
先生曰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故則善有

進而無退知新則善愈益而愈通道不在他善而
已矣人性自善又能盡集天下之善則道在我矣
學者自少至壯由壯至老所知不勝其多惟其旋
得旋失是以終為無成誠能已知者不失其善未
知者又知之則此心無非善日用無非善學者如
無頓覺之明當自此入雖覺而未能無過亦不可
無學汲古云嘗見周子通書云曷為天下善曰師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
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先生曰是如此
汲古問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

非德不尊非道不明此夫子答曾子之問其分道與德而為尊與明之義如何先生曰道德非二道者言其無所不通謂如道路之四通人心之善謂之德此德即道也苟不通達則已雖有德而不自知故曰道所以明德非德外復有道道外復有德也然人亦有雖明乎道而已德猶有不善則人心終未服故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又曰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行斯可樂德義可尊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其德不脩則人

咸賤之聖人以學者於道未洞明或微明而未全則德行多虧故循循善誘見誨語

子曰君子不器偏則器不偏則不器止則器不止則

不器有意必固我則器無意必固我則不器見訓語

君子周而不比君子之心無私好無私惡如天地太虛然萬物縱橫紛乎其中孰為反我者孰為順我者反我順我在物則爾天地太虛安知哉惟其若此故周而無可比者也小人之心奪於物倚於物又從而為血氣所使有順我者喜之反我者惡之喜則比惡則否比左則遺其右比此則失乎彼安

得周天下哉此無他本心一失坐血氣紛擾之中
吾固知其然也君子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
如日月之光然日月之光容光則及何所取舍之
此則可以知君子之心矣故親親而仁民仁固殺
於親而君子非私也仁民而愛物愛固殺於仁而
亦非私也惟其義爾故君子之愛銖分錙別而天
下不以為私固非如墨氏兼愛而二本也小人以
利合爾汝愛昵相濡以沫胡越可使一家一旦臨
小利害父子有疑心焉私欲之為害如此血氣之
能奪本真如此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多
矣以不知為知非曰飾其辭之謂飾辭以欺人者
不足道固有胸中自以為有見自以為知道如斯
而已不復求知若此者多矣然非真知詰之則窮
用之必不繼似是而非似明而昏似真而偽以此
知為知殆不若不知之愈也然能自知其不知不
認偽為真不執昏為明此亦明者也此雖不知乃
所以為知也其進於真知也有日矣以不知為知
是無時而知也子張亦有此病故夫子誨之曰多
聞闕疑蓋子張以疑為不疑而言者有矣此子張

所以難與竝為仁而由知德者鮮

子謂子路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夫不知而曰是知何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又謂忠信為大道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不知為不知誠實無他無思無為非道而何聖言善於明道如此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聖訓至矣惜乎子路之不領也不知為不知何以曰知孔子謂忠信大道見於大戴記中庸曰誠

者天之道也子又曰主忠信又誨子張見其參前倚衡者指忠信也學者於此所以多疑者以於平常實直心之外復求之也孔子曰中庸庸常也平常也箕子曰王道平平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即平常實直之心空洞無形體無際畔變化云為不可度思矧可敦思誠實之妙如此復何求即此即知 見訓語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直與服同一機緘枉與不服同一源流天下之道二善與不善而已矣善

者天下之公道不善者非天下之公道直者善道
為公為民心之所服枉者不善道為不公為民心
之所不服一開其端其類咸應於戲直者民心之
所同然枉者非民心之所同然聖人得我心之所
同然舉之於上而天下之同然者應矣此之謂要
道見訓語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
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學者隨文
釋義皆能言之而能深知孔子之心者有幾後世
學者其能於平居事親從兄時與出而事君臨民

果一而無二乎于以驗孔子之心常一而無二變
化云為日用萬殊而道心常一此一人人所自有
而自不知自不信見訓語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實為信實則不偽不偽則直
無矯揉無支曲蕩蕩坦坦可與天地同鬼神合人
生天地間所以相處群而不亂者以其有此心也
無是則相誣相罔相詐相奪亦安能一日而處今
人平居暇日所與人交苟未覩利害徃徃皆誠實
語有物奪之則偽耳人惟不知自有良昏蔽既久
姦詐日熾至以機變為巧不復知耻見偽詐之巧

者則喜見信實之人則竊笑又從而譏侮甚至父子兄弟之間無所不用其詐此與禽獸鬼魅等耳尚何可齒以為人哉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儉則不放逸奢則放逸戚則不放逸易則放逸不放逸之心至矣哉為孝為弟為謹為信為忠為恕為敬為恭為剛健為中正為萬善順而無失應而無窮不識不知何思何慮儉與戚人皆有之而不自信其為大本孔子又曰禮本於天所謂天道在此又曰禮本於大所謂大一者在

此不放逸之心至矣哉孟子亦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堯曰欽哉禹曰克艱臯陶曰兢兢周公曰無逸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一也

汲古問聖門言禮者非一子張問禮之損益曾子問婚祭之禮言偃問禮之急也惟林放問禮之本而夫子乃答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因其問禮之本而有奢易儉戚之分非禮有本末歟先生曰孔子答門人之問每每不同各去其蔽爾或有非切要者唯林放問禮之本子曰

大哉問以禮之本難言禮即人心之妙用奢易放
逸則非道使放即儉戚而忽覺焉虛明澄一即大
一即天地即四時即鬼神即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無本無末匪異匪同匪有匪無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 見誨語

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子曰繪事
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
矣絢文也巧笑美目之文不俟外飾以質素為文
也孔子於是明質素之為本而曰繪事後素子夏
稔聞夫子一貫之教故曰禮後乎疑不可以禮為

後也文質一致也本末一貫也他日以子游本末
之論為非即此意也子夏蔽在溺於文故孔子示
之以質素子夏之論又高焉夫子安得不是之曰
起予者商也非子夏能發夫子之所未知謂能發
夫子之所未言也子夏不為詩所拘則庶乎善觀
詩矣他日子夏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
之曾子不可則子夏猶不無蔽

汲古問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
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
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因觀衛人閔姜莊之詩止有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無素以為絢兮一句恐此詩之闕文何聖人又據以子夏之對而為起予耶先生曰碩人詩四章章七句若益素以為絢兮一句則八句矣他章皆七句又此章文勢不應繼此一句此疑當闕孔子答以繪事後素者謂繪畫之事後於素功質素為本也其旨欲潛消子夏尚文無實之蔽子夏不領孔子之旨而為大言如此則禮後乎言文與質一也無本末先後孔子於是因而善之曰起予者商也聖心虛明廣大一無意必見誨語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宋二國文獻既皆不足無所徵驗則孔子何所攷而能知夏商之禮既無所攷又何所據而能言大哉禮言本於大一分為天地轉為陰陽變為四時生而為萬物行而為萬務為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君以此尊臣以此卑兄弟以此篤夫婦以此和是謂天則是謂帝則是豈以有文與獻而存無文與獻而亡近在人心本非外物賢獻知之愚衆惑之唯孔子自知自信故自能言但

無文策可證無賢獻能證則庸衆必疑必不信也
然則禮豈禮家之所能知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門弟子紀錄之辭若夫孔子
之心則知鬼神之實在也不止於如在何以明鬼
神之實在知人則知鬼神矣知我則知彼矣人不
自知我故亦不知鬼神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
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于以明死
即生人即鬼神鬼神者無形之人人者有形之鬼
神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神也神無形無形故
無限量易大傳言範圍天地之化中庸言聖人之

道發育萬物聖人與人同耳聖人先覺我心之所
同然耳舉天下萬古之人皆能範圍天地發育萬
物而人自不知也知人之神心無方無體無所不
在則知鬼神亦無所不在孔子自信故亦信鬼神
以為鬼神實在非意之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師摯之始亂洋洋
盈耳之音也師摯能知其音不達其道孔子能知
其音又達其道此樂而不淫即人之樂而不淫此
哀而不傷即人之哀而不傷此不淫不傷之妙至
矣哉至坦明至簡易從心所知自樂自不淫自哀

自不傷自怒自不遷自懼自不懾人之本心自如
此不昏不放則常如此微昏微放則不如此意起
則昏意起則放

子曰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此惟指人
心放逸之病至於子張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思敬思哀雖異乎不知耻者然亦偽已導學者為
偽不可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此亦意說曾子曰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夫子
發明人之道心如此端的亦異乎子游矣人之本
心臨喪自哀臨祭自敬敬與哀乃道心之變化遷

於物動乎意則昏矣肆矣

子曰知者利仁深知仁之為美為利故好之好德不
如好色未知仁之為美為利故也何思何慮之妙
靜虛純明如天地日月融融和樂無始無終如春
風和氣此唯知者知之仁者安之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
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仁者欲惡與衆人同至於不以
其道得之則不處不去則與衆人異志於仁用力

於仁則必不處不去自古知道者大不易得比一
二十年覺者寢多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勉學
者用力於仁也蓋知者雖覺而舊習久固未精未
一唯純明無間輟始能盡仁知者所覺造次顛沛
已無非妙用矣然蒙養未精一與已精一者不同
此曰必於是者明精一也聖言一字不苟學者感
聖訓明切罔極之恩何以報也

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
是嗚呼聖言至矣造次顛沛始信不可置意必固
我於其中始信忠信即我之道心始信涉河丈人

出入風波之中不過忠信無他奇巧孔子使弟子
志其事者此也子曰知者動惟得天下之至動斯
可以言知及之惟吾心之喜怒哀樂造次顛沛如
天地之變化四時之錯行而未始不寂然而後知
知者之動而後知丈人出入于風波之中即仁即
忠信

學者觀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徃徃切意飲
食之外自有所謂仁之道以此求仁却行而求前
也不知夫舉匙施筴仁也咀嚼厭飫仁也別味知
美惡仁也但於其中微起意焉則心始動始遷始

不仁矣仁人心也人心清明澄然如鑑萬象畢照而不動焉

互見誨語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知仁者鮮好仁尤鮮既知而後可以言好不知則安所好仁人心也何知之難求仁於心外故難求仁於心內亦難心無實體安有內外微起意象輒昏輒迷意實非意象實非象直心直意實無內外變化萬狀實無作止智者知之故得動中之妙無所似之托言樂水仁者不惟知之又能好之斯好非意斯好非為常靜常明山或似之好仁固鮮知不仁而惡之者亦鮮何以明之

仁既難知則不仁亦未易知不仁之粗者易知不仁之微者難知意象微起即為不仁意象微止亦為不仁此類無窮不可備述孔子絕四止絕學者四病意必固我無越四者病本不去禍流無窮衆蔽百惡皆自此出盡知不仁之病則不仁漸除仁道漸著矣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蓋嘗自以為道如是矣又知以為如是者意也非道也既知以為如是者非道矣又知以為如是非道者亦意也非道也窮之而益遠測之而益深夫是以有彌高彌堅之歎以為如是者皆未離乎意知其尤為

不仁而惡之也又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欲從未離乎意夫子之所絕而惡之者惡其不仁也惟顏子知夫不仁之病如此其微故他日獲至三月不違之妙用力於仁之力異乎他人之所謂力他人之用力乃意必固我之力故有不足用於仁之力乃不識不知之力故無不足蓋有之矣謂他人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雖已聞道而未精未一奚可不用其力是力非思非為故孔子未見力不足蓋有之矣謂他人他人不知道用思為之力故有

不足孔子得道道心無思無為而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故其力未見不足君子道心初明舊習未釋斷不可不用力未精未熟豈能遽絕思為久而精純泯然無際孔子曰用力其旨甚明特其初不免於思為然亦至平至易過失之泯如雪入水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無擬議無漸次不可度思矧可數思自然無力不足之患彼小人之中庸蕩然無忌憚者則以為無所用其力此學者之大患孔子教學者惟言仁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仁則常覺常明如日月如水鑑如天地中

中庸曰力行近乎仁仁非徒知不行之謂果實核中
之所藏曰仁此仁無思無為而能發生仁道亦然
聖人正名百物而寓教焉其旨微矣曾點詠歸之
妙夫子所與而建大杖撻曾子氣絕幾死則亦不
用力之故也孔子曰我學不厭孔子猶用力而况
於他人乎至於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無所用
其力

見訓語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說者曰黨
偏也簡年六十四始省偏與黨相近而微不同黨
者意好所向人心本清明動於意欲始有過知意

欲之為過則知意欲之不作為仁矣仁者復其本
心之清明如鑑如日月萬物畢照而未嘗思為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偏也動
乎意則有所倚故曰黨倚則有過觀動意有倚有
過則知不動乎意庸常平直虛明日用非思非為
斯仁矣中庸矣大過易知小過難知知過不盡以
過為仁

見訓語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精神
虛明無體未嘗生未嘗死人患不自覺耳一日洞
覺則知死生之非二矣則為不虛生矣

見訓語

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此心在道則不在物在物則不在道耻惡衣惡食是墮在事物中為事物移換未能格物而欲致之是無理也格物不可以窮理言文曰格耳雖有至義何為乎轉而為窮文曰物耳初無理字義何為乎轉而為理據經直說格有去義格去其物耳程氏倡窮理之說其意蓋謂物不必去去物則反成偽既以去物為不可故不得不委曲遷就而為窮理之說不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古人謂欲致知者在乎格物深病學者之溺於物而此心不明故不得

已為是說豈曰盡取事物屏而去之耶豈曰去物而就無物耶有去有取猶未離乎物也格物之論論吾心中事耳吾心本無物忽有物焉格去之可也物格則吾心自瑩塵去則鑑自明滓去則水自清矣天高地下物生之中十百千萬皆吾心耳本無物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事物之紛紛起於念慮之動耳思慮不動何者非一何者非我思慮不動尚無一與我孰為衣與食必如此而後可以謂之格物格物而動於思慮是其為物愈紛紛耳尚何以為格若曰今日格

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窮盡萬理乃能知至吾知其不可也程氏自窮理有得遂以為必窮理而後可不知其不可以律天下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無適無莫非學而至者也君子之心本如此也豈獨君子之心如此舉天下人心皆本如此也本如此而或者蔽之故有偏倚有適莫若曰我欲如此我不欲如此吾方寸中窒矣礙矣安能惟義之從君子之心如太虛安得有適莫也人心皆然識我之心則識君子之心見訓語

汲古問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先儒謂君子安安而能遷小人則懷居矣君子以刑為體小人則惟利之從而又謂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其說是否先生曰上之德政則一而懷之者不同君子懷其德又懷其刑以其不及無辜小人則懷其土得安土不擾故懷其惠見誨語

曾子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意正推大之深求之若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則譬萬物散殊皆未得曾子之意曾子見夫子之道只三常

忠恕之心便是故曰忠恕而已言不必外求只此已足且何以知其已足夫子之道窮之則無窮究之則難盡曾子何所見而謂盡在於此此非君子胸中洞徹無疑豈敢為此斷然之論向者曾子知有孝弟而已知事吾親而已他不知也事親之心自是事親之心與他人之心自是與他人之心斷不相似一旦聞夫子一貫之誨正觸此機忽通其礙向之二今之一也忠恕之心即吾孝友之心即吾事親之心也一而不二通而無間不可別擇謾舉一事言之即夫子之道何淺何深何內何外不

曰孝悌而曰忠恕蓋曾子從其所通處言之使曾子縱言之則曰仁義而已矣亦可也曰禮敬而已矣亦可也曰和樂而已矣亦可也曰中而已矣曰正而已矣曰順而已矣亦可也曰灑掃應對而已矣亦可也曰事親從兄而已矣亦可也讀書不可只讀紙上語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語甚善子思曰忠恕違道不遠此語害道忠恕即道豈可外之以忠恕為違道則何由一貫

或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

即仁否程正叔曰然此一字當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即忠之用此論殊為蔽窒既已謂之二矣何多何少體認兩字便見用意積力之狀孔子未嘗教人體認惟曰一以貫之別無注脚曾子曰忠恕發明亦坦夷明白不謂後世學者穿鑿撰造至於此其病甚著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善求夫子之道者不求諸夫子而求諸吾之心夫子之忠恕固夫子之心也亦吾之心也天下同然者謂之心或者賤已而貴聖

人平時妄慮紛紜惡習深固織織藩籬復復限闕一旦語夫子之道固望而驚畏而避慊然自以為不敢企及聞曾子之言曰忠恕而已固以為曾子姑以其淺者告之不然則夫子之忠恕必非常人之所謂忠恕也是不可不推而大之曰忠猶流而不息恕猶萬物散殊又曰忠則無我恕則無物嗚呼此夫子之道所以愈昏昏於天下乾坤易簡之理所以憂憂乎始返而為難善乎孟子之言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仁人心也可謂大明白而無隱情知堯舜之道無出於孝弟

則知夫子之道無出於忠恕堯舜之道不出乎徐
行後長之間夫子之忠恕不出於衆人之日用衆
人日用此心苟與人而誠孰非此忠苟待人以寬
孰非此恕忠則忠直恕則平恕夫子之道坦然甚
明無有餘蘊謂之一貫信乎其為一貫何往而非
此心何往而非此忠恕天得此忠恕而高明地得
此忠恕而溥厚日月得此而明四時得此而行鬼
神得此而靈萬物得此而散殊於天地之間人得
此忠恕而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人惟裂於
其私囿於所見奪於其形執於其名斷斷然謂天

地必不與我相似萬物必不與我一本四體之間
其喜其怒其哀其樂與夫語默意慮少壯衰老尚
不得而一而况自身之外如天地萬物之紛錯又
烏得而一略不思天地之所以施生運化者不可
得而知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行亦不可得
而知鬼神之吉凶萬物之生生不窮飛鳴蠢動走
伏潛躍者亦不可得而知人之能視能聽能言能
動能思能慮能喜怒能哀樂能愛敬鄙睦者亦不
可得而知可以知則可以異不可以知則不可以
異可以異則二不可以異固一也自夫不可以異

者而觀之則天之氣地之形與萬殊之不可勝窮
與人之位乎兩間皆同體而異形同機而異用如
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而一身也如木之根幹枝葉
華實而一木也順是而達之曰仁由義曰禮曰智
曾子之謂忠恕又謂之孝子思之謂中庸又謂之
誠逆是而行之則為不仁不義不禮不智為愚為
小人亦曰不忠恕然而此私也非公也妄也非誠
也曾子指其誠者而告人故曰忠恕孟子指其全
體而告之故曰仁人心也人雖甚不肖忠恕之心
蓋每發見是心之發不由矯激不由要譽悠然出
於其天而不由乎人此固夫子之大全天地之大
用堯舜之大德而非曾子一人之論也人皆有此
心皆聞曾子之言徃徃直信而不疑者千百無一
二若信而中以為未必然者皆是也此非曾子之
言猶有隱乎爾也指金而告人曰此金也識者固
信不識者固疑然則柰何曰夜半爨火息滅饑者
索食對燭而坐不知燭之為火也則亦終饑而已
忠恕之論燭喻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
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天地內外

人物有無變化萬狀未始不一不必言貫以曾子未覺姑言貫以啓之曾子既唯既覺悟此心日用無非此道與人忠信恕人如已此道也日用見於忠恕者多故曰忠恕孝此道也弟此道也禮此道也樂此道也不必貫而本一也中庸篇曰忠恕違道不遠者子思記言之訛歟見訓語

先生問汲古曰忠恕二字曉得否汲古對曰忠以盡已恕以及人此合體用而言只是一道汲古又問曾子曰指忠恕為夫子一貫之道則忠恕即道矣至中庸却謂忠恕違道不遠如何先生曰曾子言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語甚善子思言忠恕違道不遠此言未安忠恕即道豈可外之以忠恕為違道則何由一貫一貫是一片無間斷

汲古謂易云德不孤者以其敬義之立也語曰德不孤者以必有隣未曉此所謂德不孤者如何先生曰人心之善謂之德此心天下之所同同然之機翕然而應衆所共服苟動乎意則邪枉而民不服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又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又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其心感動之妙如此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生於放心
心苟不放逸日用常在不識不知中安得有繁數
之事事君與朋友而數雖出於忠未離私慾訓
汲古問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
曰瑚璉也未達聖人何以取其器質之美先生曰
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皆
黍稷器也子貢達於事理而未達其道故不及君
子之不器汲古又問子曰君子不器此言君子之
廣大無方非拘於一用是否先生曰器則可名生

於有意無意必固我則不器

先生曰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汝
曉此否汲古對曰漆雕開自以為其學未能見信
於人未可以仕故夫子喜其知已而篤學先生曰
漆雕開可以仕而不仕故子使之仕夫聖人以為
可以仕則仕異乎子張之干祿仲弓子路之為季
氏宰矣乃曰吾斯之未能信唯曰斯者以所覺不
可信而言也曰道曰德則可得而言而非漆雕開
之所覺孔子以覺為知及之又必仁能守之漆雕
開雖已覺此不可容言之妙可曰知及而用力於

仁蒙養之功未至純明雖顏子三月不違而三月之外亦或違雖不遠復終未純明漆雕開未自信其純明歟唯曰未信不復詳言蒙養之妙非思非為略言即泯不可度思矧可數思是宜子說互見誨語夫子之文章也性也天道也其名言不同而一物也而子貢以為三又以文章為可聞以性天道為不可聞是安知可聞之即不可聞不可聞之即可聞也哉故夫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群弟子率求夫子之道於日用之外率以不一之見見夫子夫是

以得其門者寡矣天地間何物不一人自不一起思起意絕然殊異不知一貫無二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張橫渠以為聖人深美之辭若曰再斯可矣况能三耶所以明夫思之可貴所以明夫思之不可不深曰思曰睿睿作聖曰思無邪曰思之弗得弗措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何止於三而已乎又曰思之一問其大矣哉橫渠之論甚有味乎其言但聖賢立言不必以一定論執言語以求聖人之道非但聖人所望於學者橫渠發揮思之一義盡美盡妙而

不可以此論再斯可矣之旨聖賢之言有時如此
論有時乎不如此論要當會聖賢之意不可執聖
賢之言况季文子之思乃每事必三思而後行思
曰睿終身思可也思之弗得弗措終年思可也周
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思之可也至於
日用之事苟每事必三思而後行則過矣滯矣不
通矣隨遇輒應而不思固不可思之思之又思之
每事如此亦不可隨遇輒應謂之太簡每事三思
謂之太詳太簡謂之不及太詳謂之過太簡未是
太詳亦未是太簡則有簡之意太詳則有詳之意

皆非無意無必大中至正之道也是道也初非絕
思慮之謂得此中雖終日思慮終年思慮不可謂
動心也失此中雖終日不思慮終年不思慮不可
謂不動心也周公日夜以思乃聖人之道原壤登
木之歌乃反而用之智者知其動心也聖人扣之
以為老賊此非得聖人大中之道未易辨此覲訓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其知有才智者或能之其愚非有
道者不能有一點動心處便不能愚也故甯武子
之不可及至於愚乃見

子之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狂是過簡是
不及狂是為簡是不為狂是動簡是靜狂是進簡
是止過非此道不及亦非此道為非此道不為亦
非此道動非此道靜亦非此道進非此道止亦非
此道此道甚坦夷惟人動其心斯失之矣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
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聖人何為深耻乎
此人皆有此良心有此質直心此質直心即道心
而今也昏迷顛倒馳放不返為詐為變為巧為機
為鬼為魅故聖人深惡深羞之或者曰此聖人深

誅小人變詐之心耳未可遽謂發明道心道心恐
不止於質直而已是不然獨不聞聖人曰主忠信
忠信之心乃大本使聖人於此姑言其淺者則其
深者為何如聖人之言無淺深無本末吾聖人之
道所以至於今不明于天下正以學者不知孝弟
忠信即天下大道夫是以聖人之道往往以平易
見卑於高明之士而異端空虛寂滅之論滿天下
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言人不
我知也

見訓語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觀聖人此語益信聖人之道不為難也夫子亦嘗曰主忠信是忠信聖人之主本今十室之邑即有忠信如聖人則苟誠實無詐偽即已得聖人之道本主但以不好學不能通達耳然則聖人之道朴實無詐偽而已豈不甚易觀此則忠信之士不可不自信然此自信亦復難常以語人人終未信非直不信終不無疑者亦多矣固有天資純朴確誠無偽宛然有聖人之質而自不知良可惜哉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

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由道心而發其居自敬其行自簡居不敬則慢行不簡則擾居敬行簡乃道心之常意念微作即有微偏君子不器以其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故人不得名之以器子桑伯子則為孔子所名故孔子亦以此微貶之使不可以簡名則善矣敬簡不偏本於無意好惡微偏人即得以名之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知道者有之好學者難得如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與夫曾子諸賢不可謂無日至月至

至於三月不違非顏子不能顏子縱有怒過怒不
遷而旋止過不貳而旋釋意念微動便自寢息他
人豈無志於學者徃徃不能旋止旋釋怒過以暴
露而不可掩乃徐救之或自以為小過無傷於義
姑縱而遲之此皆怠惰之故雖已至於道者猶有
此病則聖人謂獨顏子一人好學他人不與信乎
他人不可得而與也此病惟曾閔諸公知之未至
於道者亦不知

怒已動於心矣顏子何為而能不遷過已作於心矣
顏子何為而能不貳以顏子之心本無怒動乃有
怒顏子之心本無過動乃有過今顏子既知其動
而改矣則復不動如故不動則尚不知心之為心
孰為怒孰為過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皜皜無際蕩蕩無涯融融無止是中安得有怒與
過也

孔門諸賢孰不願學何獨稱顏子好學日至者終一
日不動於意純明精一是為至道月至者終一月
如此亦非眾人之所能矣猶不得謂之好學蓋比
於三月不違仁者勤惰有間矣好學之所勤非思
慮之所到非繼續之可言本一也本不動也本清

明也此學日至月至者之所共知惟弗如顏子之
勤爾孔子學不厭亦此勤也

子華使於齊孔子不與之粟者君子周急不繼富也
冉子不知此道乃為其母請粟孔子亦不以其不
當與而固執不可之義蓋冉子來請又生變通之
義焉與之釜釜六斗四升亦兼示不當與之義冉
子又不悟而請益孔子亦不執不與之義又益之
以庾庾十六斗既不深絕冉子之請又兼明不當
與之義此與堯試鯀同道雖明知鯀方命圯族不
可用以兪岳竝薦諭之不從而姑從衆於戲此堯

之所以如天孔子所以亦如天也冉子擅與粟五
秉孔子亦不怒唯曰君子周急不繼富亦畧明大
旨而已於戲孔子真如天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廢今女畫學者常情徃徃多與冉有同而孔
子斷然不以為力不足以為自畫止者何也斯道
無不通人自阻礙斯道無思無為人自起意意起
則礙矣道本無所礙孔子所謂力不足者非謂學
道者於斯道之中有力不足也謂徒步遠行而力
不足則中道而廢負任而行而力不足則中道而

廢謂此類也夫斯道忠信而已矣何思何為何阻何礙而曰力不足乎足與不足皆人心自作此見道初不如此不作足不足之見則人心之靈未始不一貫非力不足而自不學者謂之畫地而曰止於此吾不進也學者多此類也唯聖人則不畫日月至者亦不畫餘皆畫也見訓語

學道安得有力足不足足與不足皆人心自作此見道初不如此不作足不足之見則人心之靈未始不一貫冉有乃自畫

汲古問學者用力果有不足處否先生曰學道安得有力不足足與不足皆人心自為之如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故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汲古問用力於仁又如何先生曰用力於仁無思無為精明純一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聖人如此明告不知學者何為乎不省視聽言動者道也俯仰屈伸者道也寐如此寤如此動如此止如此徒以學者起意欲明道反致昏塞若不起意妙不可言若不起意則變化云為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聖言如此明告
 不知學者何為乎不醒日用云為無非變化無非
 斯道視者斯道所視之形色亦斯道聽者斯道所
 聽之音聲亦斯道思者斯道所思之人情事理亦
 斯道自清濁未分以至于既分陰陽交而四時行
 百物生皆斯道動靜有無皆斯道不勞思索念念
 皆妙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名謂不同爾何者
 不妙學者惟毋動乎意見訓語
 野不可史亦不可何故野偏史亦偏偏皆未離乎意
 惟文質彬彬庶乎無意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此直非剛直不
 溫和之謂乃直正之直子又曰一物失理亂亡之
 端又曰苟違此道民叛如歸人惟覩不直而生者
 滿天下故翫忽以未必然而妄言妄行者多畧不
 思聖人曰此乃幸免爾其不免者皆不直也聖言
 無不驗天下後世當深思幸免警告切至之旨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自
 古學者幾千萬人解釋論辯自以為知之矣而實
 不可以為知此知不屬思慮有思慮不可以言知
 知者孔子謂知及之好如顏子好學日至月至者

可以言知之不可以言好學不如好之者專為日至月至者發言其怠也若孔子則好而樂之矣子曰為之不厭亦好也知斯好好斯樂好與樂孔子謂仁能守之 互見訓語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而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何也蓋孔子之言非謂中人以下不可以為堯舜但其氣質昏甚難以語上不可云者難之之辭也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亦非謂其斷不可移也特甚言下愚之不可告語不肯為善亦猶上智之不肯為不善故曰不

移然又曰性相近習相遠孟子亦曰堯舜與人同耳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然則所謂中人以下者自昏自迷耳一曰內明忽開方悟吾性本與聖賢同殊不相遠心之精神是謂聖乃孔子所以告子思此可謂聖人至言而論語不載首篇乃多載有子之言有子乃曾子之所不可者則記論語者固不足以知聖人之至言也 見誨語

蘇州遺書

